芳洲文集續編

芳洲文集續編卷之一

泰和陳　循著

玄孫以躍編梓

代言

東宮謝　賜孝順事實書表

長子皇太子臣名欽蒙　父皇大恩頒賜臣名　御製孝順事實書臣名謹拜受訖恭惟　父皇聖仁大德以孝治天下萬幾之暇推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考古聖賢善行編類以為此書以廣教天下之為人子者發揮善事父母以為德行之本以厚福慶之基　父皇

恩德如　天地之廣大睿名欽奉　聖訓永永佩服深
切受　恩懽忭感戴之至謹奉表稱　謝者睿名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皇德教同　天地化
育之仁恩　寶典渙頒與子孫臣民之善行遵承佩奉
普率懽忭恭惟　父皇陛下　文武聖神　高明廣大
隆　尊親而致孝　宗廟奉　天命以主宰華夷　功
德崇高冠帝王之盛治　禮樂明備致　祥瑞之駢臻
萬方常歲稔以年和四海皆家給而人足之庶富而　教
謨訓弘敷　惟孝治得萬國之懽心　惟孝行為萬善
之源本　廣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明天經地義以淑

人心凡經史子集之書載古今聖賢之事　廣采博輯
類聚群分　寵之　睿製之詩章　備以　聖文之論
斷析其義理昭如　日月之麗　天達其源流浩若江
河之赴海所以　廣衍堯舜之道所以　推明孔子之
經惟　龍章鳳冊之頒自　國家以徧於臣庶同秉彝
好德之性承　恩賜咸切於懽愉奉　大典以誦惟銘
中心而佩服將世世仰文武之德而人人效曾閔之賢
皆原　帝德之仁敷錫　皇極之福　國家景運大一
統之雍熙　宗社洪基隆萬年而永遠睿名欽承　寶
訓榮荷　天恩心懽悅以雖名躬奉行而惟謹光昭

文運弘開萬世之太平瞻仰　聖明恭祝　齊　天之
洪福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尊聖母皇太后及生母皇太后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朕以眇躬託于億兆臣
民之上罔攸致理夙夜靡寧顧惟德禮有未敢庸將
無以道家國天下蓋德必先於隆孝而禮惟重乎正
名帝王所同彝倫斯在況恩施於已者有莫大宜尊歸
於親者無以加義所當然事豈爲過謹上尊　聖母皇

景帝欲進生母為皇太后先公抗議不允至草詔而並進 皇太子母周氏為貴妃示重天下之本云云蓋預杜其更立之萌[illegible]

太后曰 上聖皇太后 生母曰 皇太后勉遵辭讓之旨奉遷皇后居仁壽宮以俟 大兄鑾輿之復進皇太子母周氏為貴妃示重天下之本冊朕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夫帥天下以仁固本於親親然由親親而推又在於仁民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後至十二月初十日以前法司見監問囚人及發運磚運糧等項除死罪外其餘徒流笞杖悉宥放免官吏復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司務在敬以[illegible]

有黃玆之說也先公護儲之忠亦何登見而遠慮哉

祭祀遇壇廟有損壞隨即修理毋致褻瀆廢弛違者
治以罪
一農桑衣食之原學校風化之本所司宜嚴勸課提調
仍從巡撫巡按及按察使巡督務臻實效無事虛文
一今後除馬可資軍旅之用聽令進貢其餘鷹犬一切
珍禽異獸不許來獻緣途官司敢有應付遞送至者
悉治以罪
一朝廷求言本欲聞善道知警戒凡四方有災異于國
體者所在官司即時聞奏敢有獻言祥瑞進諂諛者
罪之

一各王府皆宗室至親今後凡有内外大小官員公差至彼如持節冊封拜之類並不許受贈送金帛之禮及別有所需索致失親親之意違者必罪如律王府時節貢獻禮物亦須量力不必過侈

一各處起取召募民壯等項除到京外其未曾起程赴京者就令該管官司管領在於本處操練暫自守禦以俟有警調赴京師策應所司諭以比後事定仍舊寧家為民切勿疑有編入軍伍之意庶民知所信從

一各處屯軍果因征進守城失耕種者該徵子粒餘粮悉與蠲免

一凡軍職子孫弟姪除應襲外其餘果有驍勇謀畧善
騎射征戰者許所在官司舉送兵部試驗擢用
一軍官皆因祖父功勞承襲官職其後多有所為暴虐
或犯不孝致典刑者今後承襲不許本犯子孫止許
祖父以次兒男承襲庶為惡者知所警戒
一凡官員公差出外即將分俵點視馬匹不務馬政修
舉如何惟以需索財物為務今後馬不蕃息膘不肥
壯并罪曾經印烙分俵點視之人敢有科歛財物靠
損養馬人戶者必罪不宥
一各處流移趂食人民無所依託相聚一處或不得已

搶奪財物過活或告妖言扇惑人心爲非詔書至日
悉宥其罪果無田地房屋可以耕住無粮可以食者
許赴所在巡撫鎮守三司及府州縣官處具告即與
量宜分撥安插處置令不失所仍免差役三年若有
仍前不悛事發到官罪不容恕
一各處果有水旱災傷踏勘得實所司必與開豁稅粮
敢有刁蹬者罪之
一順天河間眞定保定四府州縣軍民人等有被虜寇
驚散流移往他處者所司設法招撫令各復業本户
該納正統十四年粮草量與蠲免來年耕種有乏牛

具并種子者官為勸諭有力之家貸用務令得所

一城池之設所以禦暴衛民各處古有城池其後因無
守備多有坍塌或被豪強侵占掘為園田池沼種植
養魚之類一遇盜賊生發民保障聽其刼殺今後各
府州縣不問有無衛所守禦但古有城之處其見存
者所司量加修補其有坍塌為園田者即便用工補
築務在堅厚完固仍舊置立門柵責付所在居人看
守常加點視舊無城池所司量可以開築者聽從具
奏待農閒時從容為之

一科舉本期得人任用京府及各布政司每三年一開

科取士已有定制今後只依永樂年間不拘額數多寡務在精選得人考官及提調監試官毋或循私去取不公致令愚魯冐進賢才被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舉以枉法論其考試官惟聘通於經學者為之不許狥用私情濫舉

一官員父母有年七十之上家無丁力路遠不能就養者許令明白具奏放回侍養親終起復若不得離職願分俸於原籍支給供養者聽從其便

一刑罰所以禁暴止刑惟適其中斯為不濫若執法之官昧制刑之意虛飾重律致死罪比附謬妄尤甚枉

人今後但遇朝廷過於嫉惡或遇法司昧情失實致
人於死刑至三覆奏不允者大臣果知其冤並許執
照與之辨理毋徒傍觀永為定制
一旌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以勵風俗國家善政近聞
有司視為常事富者即時曲為保勘貧者終身不得
上達如此奉行何以勸善今後不分貧富如果事實
開申巡按御史即與保勘奏聞就行旌表有稽遲者
罪之
一各處寺院止許曾給度牒僧人住持為國為民祝釐
如無度牒及頂他人度牒并不落髮之人假稱僧徒

在各寺院住坐避差役者詔書至日令各首官還俗

悉宥其罪違者起發口外充軍里老四隣不舉首者

罪同

一貴州福建廣東及湖江等處州府苗蠻為因官吏里

老逼迫需索財物或取私債或因徵收錢粮官府比

較緊急不得已相聚為盜刼掠鄉村勢不容已遂至

拒敵官軍已甞不分首從常赦所不原者悉赦其罪

尚慮敷宣未周詔書至日有司務在申明前令使知

各散還家復為良民安生樂業敢有以厳前事訐告

及報復讐殺者並以其罪罪之

一各處人匠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後至今有失班者並免罰役止當正班所司不許刁蹬致令失所

一自今年九月初六日至今先後詔書內寬恤恩典及合行政務所司務在一一遵行不許因循作疑生事刁蹬失信於下違者必罪不宥

於戲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非朕所及洪切于中雖勉力協和之弗周期同德於變之靡間詔告中外咸體朕懷

致書叔祖藩王

皇帝致書

叔祖瀋王　承喻欲稱生母為父繼室請追妃號具

悉然稽禮諸侯不再娶則有繼室為非禮矣

叔祖今既嗣父封爵母以子貴之義古亦有之況惓

惓以顯親為念情法兼備特允所請追贈

叔祖生母章氏為瀋簡王次妃位嫡母妃之亞例無

發冊

叔祖其以此命徑自具儀告知專此奉復惟

叔祖亮之

諭兵部出榜文

先公自巳巳以来首柄關政一切軍國重務　朝廷悉以委屬故凡詔諭各部鎮事宜皆先公視草茲其一云景泰八年之間

景泰七年二月初五日太子太傅本部尚書于謙等官於奉天門早　朝為軍務事欽奉　聖旨朝廷用兵本為誅戮叛逆大軍所至難於分別善良往者叛賊家能自懼罪犯深重逃入苗寨以圖偷生却乃不思改悔誘引苗人寇擾邊境今苗人被官軍殺敗雖欲改求生路無由恁部裏便出榜差人星馳齎去分掛苗寨招撫有能革心向化擒拿賊首家能或斬其頭赴官出首都饒他罪為首之人原有官的陞做指揮同知原無官的除做指揮僉事重加賞賜為從之人都量與他陞賞如是冥頑仍舊助他為非不自散歸各安生業大軍勦殺必

分撥內安
先公主持
之功可容
掩哉

不遺類土兵官軍人等有能奮勇擒斬賊首蒙能一體
陞賞賊首蒙能若能改悔自赴方瑛等處投首也饒他
死奏送赴京發落欽此合將　聖旨事意備云出榜前
去張掛一體欽遵施行

諭刑部出榜文

景泰六年五月初九日本部掌部事太子太保兼本部
尚書俞士悅等官於　奉天門早　朝為寬恤刑政事
欽奉　聖旨近因各處災傷軍民多致饑窘不得已而
相誘為非搶劫財物資養身家及有本不為盜良善被
人挾讎誣告妄拏事發在官不能伸理往[illegible]罹罪難逃[illegible]

偷生雖欲自新進退無路其中論法固有難容然尚原情豈無可憫恁部裏便將我這個言語多出榜去各處招撫張掛使他每知道限榜文到日為始都於三個月以裏許赴本按察司自首轉送原問衙門查理果係前項事情即與分辯開釋事未發露能自首者即便疎放其有傷人放火因而强姦等項重情難宥免者若能如前自首出官所司即便奏來朕必待以不死其餘囚犯不分官吏軍民匠役人等懼罪逃匿亦限三箇月內自赴所在巡撫巡按司府州縣官處首告量與宥免其罪該查審者俱送該部查審定奪發落敢有仍前固執不

悮違限不自首者所司擒獲及被諸人拿首到官俱照
原發處以極刑不宥仍將應死犯人財産給賞擒拿之
人欽此欽遵合將　聖旨事意備云出榜前去張掛仰
一體欽遵施行

諭刑部出榜文

景泰四年七月初六日掌部事太子太保兼本部尚書
俞士悦等官於　奉天門早　朝爲禁約詞訟事欽奉
聖旨朝廷建立法司所以伸寃理枉誅暴禁亂罪姦
治頑軍民人等訴告詞訟　祖宗法律都有定規近聞
有等刁詐之徒玩法欺公損人利已或懐挾讐怨或綠

兌差操往往搜尋細故搆捏重情誣告妄奏全無忌憚
及至究理少實多虛法司被其攪擾累年勘理不絕追
鞫窮治之間不無死亡困苦良善受害何可勝言恁衙
門裏便將我這言語出榜發去在京在外張掛曉諭多
人知道今後軍民人等除有機密事情得實方許具本
實封奏來其餘一應私已忿爭非有干預朝廷密切重
務都照洪武永樂宣德年間各將實情自下而上陳告
所司即與受理敢有仍前不遵 舊制擅動實封或顧
人遞狀及騫越訴告的不問實與不實即將犯人拿問
并挨究主使及教唆捏詞寫本寫狀的人不分官吏軍

民餘丁匠役等項都拿將來各杖一百守囬枷釘連當
房妻小發口外邊衛充軍不饒欽此欽遵合將 聖旨
事意備云出榜前去常川張掛仰一體欽遵施行

勅諭襲封衍聖公孔弘緒

皇帝勅諭襲封衍聖公孔弘緒朕惟自古聖帝明王之
道覆冒天下然行之於當時明之使為法于天下萬世
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者則惟 先師孔子肆歷
代帝王至於我 祖宗尊崇之典靡不至焉朕承大統
究惟斯道尊崇之心有隆無替而爾祖襲封衍聖公彥
緒以 先師之嫡嗣累方優於禮待詎意溘逝朝露[illegible]

豈可使一日而緩其繼肄特命爾襲封其爵以奉 先
師祀事爾尚欽承 祖德聿體朕懷修身謹行以孝弟
為先力學親賢以仁禮為本和敬以睦族姻仁厚以處
鄉黨繁華不實道德惟珍庶無忝於宗親且有光於朕
命欽哉

襲封衍聖公孔弘緒誥

制曰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尊崇之典顯其世而後
至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 祖宗以來之盛心也 先
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弘緒既禀令資而為世嫡宜膺顯
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公階資善大夫惟德可以

諸先賢裔孫至景泰時數百年矣乃始奉詔襲為五經博士須定每歲二仲祭文文俱先公手撰令

縄先惟學可以希聖徃惟懋昭光寵是承欽哉

詔先賢裔孫爲翰林院世五經博士命每歲春秋二仲祭其先祖須定告文

其年月日裔孫某欽奉

朝命敢昭告于

先祖兖國復聖公曰惟公具體希聖克己為仁德立道明光昭千載

先祖鄒國亞聖公曰惟公言必仁義道惟堯舜扶植弦綱千載攸賴

先祖明道先生曰惟公闡明道學興起斯文本諸先

聖朝崇儒

重道之風
超邁千古
先公卒加志
正學茲徵
其一云

貽淑我後人
先祖伊川先生　文同
先祖晦庵先生　曰惟公德盛仁熟理明義精布諸方
冊啓我後人

御祭山西所在祀典文

御祭山西所在祀典并帝王廟之神　曰茲者山西民
困極矣加以久旱穀用無成民生罔賴此誠朕之不德
所致惟　神至仁能不動憫念乎況素以庇民得祀者
尤當不可緩也尚冀廣布霖雨大作豐年非惟予免夙
夜憂惶　神亦可隆始終惠饗特攄虔懇專俟感孚謹

告

封真君江饒薩王四位誥

制曰朕恭嗣統禮重襃封保家國而福生民允宜荅貺

法祖宗而增封號乃可愜懷斯朕素心厥惟盛典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冲虛妙

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真君名昭前代靈顯今朝

神屢孚於感通功可稽於崇報爰遵成憲益以徽稱

兹特加封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孚應悟法崇福洪恩真

君尚弘神化祚我家邦俾慶衍於中朝獲福隆於大時

勅諭水府蕭公英佑侯

皇帝勅諭水府蕭公英佑侯　朕惟帝王之政微顯闡幽故凡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表異無間於人神以勞護國以惠濟民者褒崇無間於幽顯此誠旌德勸功之要道也咨尔水府蕭公英佑侯聰明正直以為神忠義勤誠而護國西洋濟險　先朝已錫於榮封水面持危公私咸遂於康吉應祈捷於影響眷善宜有旌嘉茲特加封神為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神尚溥施靈通捍江河舟楫之險厄大張威德保軍民輸運於安寧水順風調波恬浪靜人為獲無虞之惠神亦豪有德之褒

欽哉故諭

御製新建大隆福寺之碑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 太宗
文皇帝嗣承大統中興家國其所以奠安天下而保
宗社於億萬斯年者固皆本乎 神功聖德如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覆載照臨於無窮也然猶以為天下國家
至大而維持或有所未周億兆臣民至衆而調護或有
所未及乃又圖其所以維持調護之道於無所不用其
極焉何也誠以 佛之為道廣大而難名神化而莫測
明足以盡事物之情幽足以極隱微之秘動而善懲

勸之機所由生靜而湛寂真常之化所由寓其於陰翼
皇度利濟生民之道蓋鮮有或過之者也是以　列聖
相承莫不崇奬其道使大行於四方而尤敦其教於京
師觀夫天禧能仁天戒靈谷大報恩諸剎之創造皆非
無所以而然也朕承　祖宗大統宵旰惓惓惟以繼志
述事為心以保國家為念以為天下生民造福為務而
於修車馬備器械以為民衛教稼穡薄賦歛以為民養
之外又可無假陰翼利濟於　佛如來之教也哉於乎
此雖朕之一心因乎　祖宗之心而實天下國家生民
之所共賴以安利者也乃於京師大內之東擇其閒

曠高爽之地出府庫財募兵民力垣而搆築梵刹其上以庶幾乎維持調護國家生民之道於　祖宗之萬一者焉其爲剎也中爲正殿而其爲從以殿名者凡八以堂樓名者四至於門廡棲徒之舍泡湢供需之所凡百宜有而教法不可以少者無一不備其所以侈是剎之若此者豈爲燕閒遊適之用將以祝釐於國家祈保於生民而集　祖宗列聖在天無窮之福幽顯有情將采莫大之惠而已因命之曰大隆福寺并書其事於石爲之辭曰　惟我國家疆宇莫大天命所畀臨制無外巍巍　太祖肇自淮濱剛健中正文武聖神遑遑　太宗

大眞勇智興于朔方威德冠世列聖相承奄奠萬民仁
恩義澤尃夏惟鈞遠邇奉戴輿心悅誠服如手與足捍衛
頭目皇情謙抑不遑暇寧謂非碩力曷庇群生碩力維
何莫如佛法保我福我盛德大業神通妙運如日行天
靡幽不燭靡遐不延我皇曾祖孝思如在欲報大恩乃
弘仁愛屢建寶剎崇奬大雄作在天福建在人功巍巍
兩京煌煌臺殿福先保邦匪供遊宴維大慈悲布惠施
仁導善化惡濟度我人肆予於此景慕無替建此梵宮
述事繼志金玉寶物悉發內蔵民罔猶豫逾俊逾臧豈
徒繼述有祈維穀首監祖宗在天之福仰惟深恩蕩蕩

難名于我後人覆載生成何以克報涓埃萬一賴我佛慈俯遂私臆人民億兆庶同河沙界予一人主以為家東西南北来王来享我安所賴遂其煦養顧我佛慈降大吉祥千秋萬載時雨時暘五兵偃戢百穀蕃熟四海清寧羣生樂育發祥招瑞助我國家山河鞏固民物享嘉三光順序四夷賓服錫我男子多福多壽群臣百職濟濟赴功海宇雍熙頌聲渢渢佛日輝光普照高厚國與乾坤同其永久

御製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蓋聞心者萬物由之以成佛者萬法資之以始心識萬

佛包空有而絕相佛始萬法入言象而無迹言象得之而不有空有得之而不空動用於一虛之中寂寥於萬化之域此我佛之所以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文敷於萬劫淳風吹於十方啓無涯之照而副有情之願於無窮也大方廣佛華嚴者即窮斯旨趣而盡其源流有不可得而思議矣語其量則恢廓宏遠而無外語其妙則包納精邃而難名動千變而不多冥二際而不一納三千恒河沙界而不見其小放八萬大光明照而不覺其窮矣豈淺易之見近小之智所能窺測其蘊奧哉求之者苟用其力雖如山嶽之高河海之深而無不登越故

之者苟盡其誠雖如天地之大日月之遠而靡不照臨

顧世之迷者不知而人之愚者不悟宜其以爲難也朕

閒窺其旨歸即有得於心目如鑒之觀如火之燭燎然

不可以有掩也遂筆之於楮以寶藏之云

芳洲文集續編卷之一終

芳洲文集續編卷之二

泰和陳　循著
玄孫以躍編梓

序

送曾僉憲赴福建按察司序

蒙簡余友翰林學士曾君鶴齡之仲子也君永樂辛丑進士第一人其長子序字蒙啓者後君起家六年亦繼舉馬愉榜進士以官行人歲滿陞禮部精饍員外郎蒙簡則又正統乙丑進士第二甲第一人初授監察御史五年而遷福建按察僉事蓋自辛丑至今庚午歲三十

而曾氏之父子三人官咸階於五品且得蒙 恩受
誥勅封贈之榮其為得於天厚也為何如哉夫得於天
所厚非但力之所致亦必有莫之為而為者焉嘗歎在
永樂中舉進士第一者八人官得至學士者僅三人耳
永豐曾公子啟暨子與曾君也固亦莫之為而為者然
觀三人之後子啟之子偶未見其何如而子子皆豚犬
獨曾君之伯仲如此叔季尚未可量其果皆莫之為而
為者耶要必本於其能自益自力之所致也於戲曾君
雖曰溘焉朝露而其可以免身後之憾者顧不於此耶
此其所為得所厚於天者為獨盛也士之所為有可貴

者豈必有官爵之謂哉有官而能不媿其官無官而能不媿其身斯二者皆足以不辱其親所以為可貴也蒙簡兄弟所以得官爵者固由其能力求無媿於身所致繼今而益力求其無可媿於官則豈獨足以不辱於其親而所以不負　君上之所簡任亦孰有先於此蒙簡勉之於其赴福建也吏部主事蕭㬎蒙簡女兄之子伯父前翰林庶吉士椿齡君外孫也以余於二君有同門同官之舊請言為蒙簡贈敘其甥舅之誼余又愛重蒙簡故為之言且因以發感羡於曾君云

贈考功主事夏君仲昭序

吏部視古成周六卿爲天官卿盖衆卿之長也其屬亦必爲衆屬之首矣曰郎中員外郎主事爲員幾於二十今五人者皆出永樂乙未進士所謂郎中員外郎主事皆備焉尤莫備於考功一司盖郎中爲畢君文啟員外郎爲李君用受主事爲洪君資夫夏君仲昭也其一曹君子宜則文選員外郎亦可謂盛矣哉自乙未至於今幾二紀矣諸君之職尚尤未大進者豈非銓衡人物之司必得練達老成之士爲之故執夫造命之柄者不欲舍而使資於其他耶於乎他秩雖有崇者洪或偏在一隅其所資者小也若銓曹則有司百官材否係焉百官

得人其所利愽矣是銓曹為要於其他此諸君之所為
久任未大進歟抑人嘗觀長山大谷之松積數百年而
後其陰連數十里其庇周千萬人何也以其發遲故能
大也安知諸君今日之久任非他日大發之地哉仲昭
發遲之尤者也其有待於他日無疑況其自舉進士即
被選翰林為庶吉士繼授中書舍人簪綬榮於法從翰
墨裡乎 帝制而時以其餘力揮灑於几席間發襟懷
素蘊之清狀物理自然之妙尤為可重於當時哉數與
余同史事精絕又可稱令以主事滿考書最畢君相率
同年同官之友謂余亦同年也宜為文以贈之故舉其

未進於今日而為大發於他日之地者為言仲昭誠保其終譽焉真未可以量也

漢濱錢先生輓詩序

先生錢氏系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宋吉州防禦使惟濟始家廬陵之三滾源後乃徙吉水之諸源再徙圓塘先生諱鏌字立志漢濱其號也春秋七十卒以洪武二十二年至正統十二年凡五十有九年其孫禮部侍郎習禮以本官致事歸始集前後大夫搢紳之士所為先生輓辭以循同郡且嘗同為學士於翰林謂宜序於其首先生捐館之歲循生五年雖忝同郡顧何克以究知

今頗有海桑先生一德甫所狀其事行在海桑循先世師故江右大儒也其言足以榮辱江鄉而重先生若此又何庸循之言然人之行非言固不足以傳後而古之人非後之人則孰知其立言為可取信與否古之人如皋夔稷契之流其言天下後世皆以為經以有孔子删述而後能取信也古之人如濂洛關陝之輩其言天下後世皆以為傳以有朱子表章而後能無疑也海桑先生固未嘗有皋夔稷契之位顯於天下亦未嘗有濂洛關陝之名聞於當世徒以清德介行高文博學老於布衣而其立言亡一毫不以妄許於人庶幾江鄉之濂洛也

雖江鄉知之而天下未嘗洽聞其狀漢濱先生平生必尤得其實者不有以昇之則天下後世孰知海桑之不苟於立言漢濱之不媿於海桑也哉海桑所稱漢濱先生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德性之美志趣識見之高力學務義之篤事親處已接人待物之厚以至進退取舍所立承先裕後之善有非尋常所可及者宜乎其沒既久而有是輓詞也於乎家有若人足以刑於一家鄉有若人足以表於一鄉而或以其不見用於當時為大可惜然又何必見用譬之於玉雖未嘗以試於瑚璉而人皆知其為貴矣循於漢濱先生亦云

送梁同知先生之任徽州府序

徽州府同知仲棃先生梁君余爲童子學里塾師也世爲泰和儒家以儒顯者代有其人君由邑庠永樂戊子以書經領鄉薦明年會試禮部皆預首選　太宗皇帝幸北京不果　廷試遂與九十人者留寓太學越明年辛卯車駕南還君始得　賜進士出身觀政諸司未幾會置貴州郡縣以馴蠻民　朝廷欲得廉謹材識之士爲之長貳選於進士以君爲新化府同知君佐新化惓惓以遏强梗布恩澤爲首務不拘法以爲惠不傷惠以行法寬猛有節民無不安之者成周刑新國用輕典君

其有得於此者徼遠人內附日久漸被化理日深牧治可不煩多吏矣於是有減郡佐之令君遂以去新化比來京師會有司求官方岳之賢而在選部者督賦四方以君可當其一俾往浙江浙江之賦最為繁重難理及事集還不後於他歲辛亥改徽州凡交君者以予為最知君屬序贈行夫仕莫難於為郡固有守而苟非得賢貳之佐未易理也君佐蠻郡尚能使人安於其政况於畿甸之內密邇聖化之大邦耶其優為之必矣而徽之民得君以行惠政其為慶不淺也惜乎君不踰歲當有考績待遷之行勢不得以久任於徽然則予不為君

惜徽而為徽之民惜君也作送梁君之任徽州府序

送知州李子實之任無為州序

士之仕也得百里之地以子牧其民固難而況於倍百里之地豈不為尤難乎仕而惠於民也得滿歲月固難而況於自一歲以至於數十歲之久豈不為至難乎夫苟材不足以任事惠不足以及人雖與鄉閭且不能得其人之心而況千里百里之州邑哉材足以任事矣而或不宜於民惠以有及人矣而或不逮於遠雖處朞月之間且不能盡其職而況數十載之久哉任百里之大而其材無不周居數十載之遠而其惠無不洽御焉勸

得上官之愛重倚焉而得下人之企慕吾於知州李君子實之為遵化見之子實世家山西之臨汾縣在太宗皇帝時已入太學為上舍生永樂戊戌之歲以材能選擢為蓟州遵化知縣下車之初即以愛民敬事為務既而以丁艱去遵化民無老稚相與乞留子實於朝詔即命起復以從民之請官滿九載應得他遷民乞留如其丁艱時遂得陞六品祿俾仍撫治遵化復歷六載民懼其終不久留也復言於朝於是遷通判之職俾終惠於其地歲之丁卯再滿九載盖自始至于今上下三十年矣非有得於其民之心能如是耶今年考最陞

知無爲州事將行其寮所厚善者以余嘗知子實且重其爲政有惠民之實求爲序以贈行於乎使凡爲縣者皆如子實之得其民民焉有不愛之如父母哉故爲之書不獨以贈子實且以爲無爲州之得賢守賀云

虛庵藁序

予友劉君士皆以其職事來　京師也因持其所爲詩文曰虛庵藁者視予蓋自其來舉進士時至於今所作者情有所感事有可述與凡言有可以施於人者皆於是乎發焉士皆方年幼時即有志於學問文章日從好古博通之士講論其方而究其旨其用心亦勤矣宜其

言之見於今者和平而清潤秀偉而暢達爲可愛也年踰二十以進士擢四川按察僉事繼調河南于茲積十年矣每至京師職務稍暇輒與搢紳賢大夫士講論唱和而一時之名能文且詩者亦樂士皆之喜好也故其詞翰相與往來尤密於予僉事贊寮屬凡百州縣之閭吏之廉貪民之利獘其激揚興革之柄所屬不爲不劇矣顧能以其餘力及於文詞以有此葉其殆所謂仕優則學處富貴而不溺者歟予既嘉之而仕皆屬評以一言庶以遺其後之人嗟乎文以載道者也爲文而幾乎道則雖傳之天下後世可矣況其後人士皆年方壯

而學方駸駸然有進其言殆不止於此也故因其屬書以俟之士皆名咸予泰和人其自號虛庵云

送按察僉事樂君象乾赴廣東詩序

君子之仕不但以受職之崇卑為重輕而惟以見重輕於人為得失美官華爵固有可榮也然得之於已久而徵之於人人皆與之以貌而不以心是為有可榮乎秩卑祿薄若無可貴也然得之於已久而驗之於人人皆與之以心而不以貌是為無可貴乎徒修官爵之華美而不盡其所當務人將與之以貌而不以心宜乎無可榮也不以祿秩之卑薄而惟務其所當然人將與之以

心而不以貌宜乎有可貴也由前為輕為失由後為重為得然則輕重得失不盡在於官爵祿秩而在乎人所致可知余觀今之士若此者固多其間秩卑祿薄而能得人并與以心貌者近又見二人焉二人前湖廣按察經歷泰和樂君象乾照磨姑蘇陳君宗禮也雖居憲幕然自其長上至　朝廷名卿御史一臨其境有得於聞見者咸施禮遇而不以同僚屬下至郡邑長貳吏庶一干其紀有接於瞻望者皆生敬憚而不敢有忽易肆其名譽見稱於賢大夫士者無問遠邇如是而欲久於幕秩其可得哉歲之丙寅今南京禮部尚書臨川王公舉

薦象乾之名於　朝得擢浙江按察僉事吏部遣官給驛授憑俾自湖廣之任錢塘象乾至任數月之間與其同官之廉介者深相契洽所至吏畏而兵民安其政會以丁外艱去服闋調任廣東於其行也向稱聞其名譽在口耳者不能忘情相與作詩送之而以余其尤相厚者謂宜序諸簡首象乾吾邑西鄉詩禮之家世以忠厚相尚象乾尤務窮經以舉進士為業方持其學進試於鄉適遇求賢　詔下遂用前處州守李君之薦而入官焉則其所為見與以心并貌於人而可貴者夫豈無所由而然哉象乾見效於前如此誠益無怠其志於後將

其所造而有獲於賢大夫士爲可貴者當何如哉因序是詩而并以有待焉

樂庵集序

文者達其意所欲言者也本之於理充之以氣足以達其意焉則文不可尚矣士之學古通經其見諸言者蓋莫非文也充之以氣足以達其意矣而不本之於理則言之病孟子所謂詖淫邪遁是也雖有雕琢之工何足謂之文哉若樂庵集其殆本之於理充之以氣而幾以達其意者歟樂庵休寧儒學教諭張日孜其名也日孜于泰和城西人少雖孤貧而其務學之志不以少抑從

鄉先生蕭公尚仁及其子靖江府長史用道受業所居曰協一齋日有造就家故通醫則又以此爲濟人之術也遂以餘力究其底藴而其詣亦深焉永樂乙酉以通經舉爲邑儒學訓導已而遷任休寧前後歷官二十餘年而以所學惠於人者蓋多於尋常數倍矣其爲文章下筆輙就雖不事雕琢而求根於理與夫孔子所謂辭達之旨恒有志焉則凡其意之所寓情之所感與凡人事交際往来之類必有述作自有述作至今若詩若文不下數十百篇然不經意於留副稿故其存否往往相半其不留而存乎人者人未嘗不知愛惜也宣德戊申

日孜始携其子孟旭自休寧來考績京師未幾孟旭亦有泰和醫學訓科之　命乃以其父詩文所存副稿編録為卷總若干篇將歸寶於家而名曰樂庵集屬序其首夫以日孜和易之性慈惠之美見於言語文辭有足徵矣如此豈徒寶藏於家而已將見其後之子孫不大有所感發而興起哉

贈尹知縣之任序

予友尹君本深以進士為交趾乙縣知縣凡其同年同鄉在京師者相與賦詩以贈其行以余於本深最故也俾弁一言余何以為言哉本深為人篤實平易言溫而

志剛氣和而内直自少爲邑庠生以至于今未嘗一日少變所守永樂甲午與余同領鄉薦三年始舉進士觀政兵科又三年始受官而又遠在萬里之外或爲本深少且惜之而本深獨怡然且曰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以吾爲縣爲爲我少耶海濱遐遠不沾聖化龔遂爲之以稱循吏顧爲之何如耳爲爲我惜耶孔子爲乘田爲委吏初無崇卑遠近之較但曰會計當與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至於吉凶禍福則付之命而惟順受其正古之聖賢其處夫在外者類皆如此我學聖賢者也而敢自戾之耶聞者莫不愛重本深於乎本深之

自處者如此知其所以處乎民者必不苟也或曰遠方有罪者之所謫余曰不然　聖朝之於民一視而同仁選用才能皆以為民而已豈欲以有罪者病遠人哉觀吾本深是行則　聖朝之厚於遠人為益明矣副乎所以厚之之意則在本深以本深之篤實平易其於為政能柔遠邇無疑矣便道過家重拜老親尚益請益以從可也

送劉縣丞叔豫序

皇上嗣位之初庶政務尚簡約而凡四方於民不急於國非要之務一切省而不舉是以民日以逸官日以暇

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之時也官以職務至京師者皆從吏部量度任否而往往以無闕可銓注者輙令暫休於家以俟徵召其所謂得時措之宜者歟南昌劉汧叔豫以四川之定遠縣丞來謁選於吏部會尚簡約吏部尤惜其材不欲置之散地留以待用而叔豫乃自請於　朝願如暫休以俟徵召之例得請將行其同郡孫脩譔曰恭於叔豫有交游之雅屬予序以贈之夫君子之仕也不以勇於進以為難而以决於退休為不易也世往往有百方奔競枉其道以致用者未得惟恐其得之後既得又恐其失之速況望其能難進易退如叔

豫其人哉此其所以宜有贈於其去也叔豫為人端慎有為洪熙紀元之歲刑部郎中胡伯玉舉以應求賢之命遂擢為定遠丞居官能以愛民為心而民無不感其惠利既去而尤思之不置孔子所謂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叔豫有焉吾聞叔豫邑之梓溪故家其有仕宋為德安令曰允也者嘗立義學於家以訓鄉族子弟晦庵朱子為之作記叔豫十世祖也其父栢窓洪武中為國子助教兄叔達以儒士舉任監察御史則叔豫之所以賢者其無所自來哉故於贈言之屬為推本以塞責

貴州按察僉事耶君輓詩序

貴州按察僉事泰和郭君公緒得疾於官　朝廷聽就
其家治療逾年不瘉而卒時正統三年某月日也享年
五十有九嗚呼以君之材之年正當有為於時而遽止
此大夫君子不獨為一家一人而惜為一鄉一方而惜
蓋有不可勝道者矣何以為一家一人一鄉一方而惜
郭氏仕宦余所及親接者君之伯父順德教授彥鉉先
生季父瓊州推官彥遷暨君與弟　教諭公繩皆顯顯
然而歲十數年来相繼徂謝僅君一人歸然如魯靈光
獨存孰計君亦止於是焉非可為一家而惜乎君舉永
樂十年進士首擢按察僉事歷陝西浙江貴州者

然有賢擧可謂難矣然逾二十餘年其官不獲一進卒以溘然視凡有萬不如君者數歲不知幾遷其遇不遇幸不幸為何如非可為一人而惜乎一鄉之中與君同年登進士者四人陳正言知府歐陽允和劉士皆副使君最長而後沒今無一人在者非可為一鄉而惜乎貴州於今為古所謂新國非可易而治也然世論按察官得體如君在貴州者無幾今乃已矣如民之仰望何非可為一方而惜乎為君有四可惜如此宜乎大夫君子輓辭作於其既沒也今年君子珦来舉明經授衡州府儒學訓導乃集是編以余於郭氏有世契且與其父同

游鄉校請為序引其首嗚呼君之所可惜者雖多今有子能世其業如瑞者不少則為其一家惜庶可以少免也然在勉之者如何耳

送蕭訓導孟震赴當塗序

泰和南鄉族人之最衆者曰凰岡里蕭氏於　國朝有仕宦實自信立君始信立君起自鄉校升大學擢交州中衛經歷以卒卒十餘年之後其子孟震以明經聘太平當塗儒學訓導至京蓋不獨能紹其先美而其為人魁偉敦實亦不減乎信立君也出處窮達固各有命尚有所倡於前未必無興起於後者觀信立君以子可見

孟震既試藝於列卿大夫得拜　命赴當塗鄉邑之士以余嘗忝其尊府為相知屬文為贈古之為教德行文藝皆備君子之所以教貴乎德行為本文藝為末是故文者聖賢往行所由著也徒誦聖賢之文而不以體於身則文自文行自行天下之人舉如是焉其何以為善哉是以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既明而躬行以先之將見人才輩出化行而俗美矣故德行為本文藝為末在所以為教者之身也今所以為教者豈獨不本德行殆弃文藝棄之如是而望人才之成且不得況於化行而俗美乎然則學校固為人才風俗之本校官

又學校興替之所係德行文藝兼舉本末輕重之施不失又教之所宜盡心者也君子之仕不在秩之崇卑惟在於稱而已況教官師道之所存而可以卑秩自牧耶故書此以贈孟震之行

送羅訓導敬珣序

燕趙數百里內郡邑皆邦畿之域也其民密邇 王化導之使趨於善為易而其職教事者又往往擇材行之良任之則其風俗之美賢才之盛有不先於天下者哉今 賢天子賓興賢能之第一科天下貢士來試禮部者二千餘人舉進士者百人擢教官者四百[illegible]

又簡其尤老成者散在邦畿之内於是予友羅氏敬珣分教趙州之柏鄉學敬珣予邑儒家子也自少為邑庠生既見重於先生長者而與予交最故且厚非特硯席起居之同而已而其有無相通論議相契不啻如兄弟焉如此者十數歳其後予出而仕未幾敬珣亦舉於鄉與之别者今又十數歳矣其相向往之篤未嘗一日置于懷也今敬珣教柏鄉而予濫官行在柏鄉去行在七百里雖不得朝夕數相見而其音問往来自謂可以朝夕致矣則予兩人者之不昧而容其又非天假耶敬珣既受命將之官鄉邑斯文君子之仕于 朝而愛重敬

珣者相與賦詩為贈謂予宜序其首嗟夫教育人才之矩範也上自　國學祭酒司業下至郡邑州里之師所以誘掖化誨之道一而已矣盡其道則稱否則具員耳豈在職之崇卑而視為輕重哉予見得訓導者每有不屑為之意甚至有辭而弗就者此豈志於稱職者哉其所慕者蓋有在也惟敬珣猶不爾欣然樂就之曰此吾之素志也於乎此蓋可以重敬珣矣以敬珣之樂居是職將必有以造就乎人者故書以期望於敬珣且以為柏鄉賀

萬安城南楊氏譜序

楊氏之先本河南陳州人宋有為翰林醫官院使者從南渡始家于筠州再傳至榮甫仕元為瑞州路醫學提舉二子次俊夫為瑞州路瑞豐倉使後陞上高縣尉縣尉二子次志道志道二子長忠　國朝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四子長潤與予同舉進士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故得推　恩於其父焉自榮甫至潤才五世世有顯聞如此可謂之名宗矣潤懼其宗未有譜牒將無以垂示於後也乃述其可徵者而闕其所不知為譜此所以始榮甫也噫潤可謂知尊祖敬宗者矣夫宗無譜則上無以考其所從而下無以知其所分譜而不實則親者或淪

於踈而踈者反誤為親雖有孝弟之施亦徒然耳若潤所譜其殆免此患矣将見親其所親愛其所愛而有不稱其情者哉歲之己酉潤以居官九載来考績于北京因携此譜求為序其作之之意庶其族人子孫知所自勉潤又可謂克裕其後者矣夫於尊祖敬宗克裕其後之人已宜有以嘉尚况又有同年好得不之序次其譜也哉因書不辭而為楊氏後者視其先之顯闡固當有所感發而於孝弟之道又豈有不興起者哉

送富陽知縣袁君致事序

余友袁君仲愚為富陽知縣以居母喪服除筌京師栥

朝廷例仕者年過五十有五有退休之志者許以自陳得致其事而去袁君聞之喜曰吾年今踰六望七矣失此不言非知止之義也即以為請遂得以其舊官歸老於鄉會其姻家河間府同知廖君子謨至以謂袁君尚未及於衰邁有足以裨政者惜不早勸留之既而復自嘆且幸曰留雖足以裨政去亦成其知止之義乃走以告余曰幸一言以識别袁君余四十餘年交游也雖與聚散往往相半然聚而復散散而復聚可以歲月期也今去此而退休於家自非余亦得如君之超然安能相聚如舊日耶以余之難得如舊日為之不能忘情則知

子謨於君之心殆不減余之殷勤而或過之也則子謨之有託於余余之有言於君之歸顧可緩耶君之仕宦足以爲其上世纘緒之繼君之惠澤足以爲其後人遠大之基今之歸也固已無忝於平生矣誠益務詩書以秉教謹禮義以立範使其鄉閭族姻子姓有所則而效焉則豈徒無忝於平生而袁氏之子孫與州里之後秀亦將勃然興起於下而有不容遏者若然則君子之有益於鄉閭族姻殆比居官爲政一也何必居位然後爲有裨耶他日余與子謨倘亦得如君之超然相從席於賓友之末以觀君之成效而歌詠以傳於無窮亦在所

不免也姑爲君始歸也書

送尹同知之任徽州府序

雲南澂江府同知尹自道以歳滿考績至京師既得書最會徽州府同知缺人吏部以爲徽州京畿大郡宜得通敏練習之士補焉選於衆得自道遂奏陞四品祿俾乃舊職以往　命下鄉邑仕於此者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相率謂予宜序以贈其行自道予泰和人於予長且先入鄉校蓋嘗數歳而與予同遊者則倍其數且預有事於脩性理大全之書又同處翰林者朞月迄今上下二十餘年則世論契好之舊孰愈焉而欲默然於其方

陋僻遠之際固非人情况又有鄉邑之屬耶自道之父子厚先生淳德直行累官上官教諭致仕而其長子以至孫曾舉明經為學官者五六人獨自道由太學擢佐徽江徽江邊郡古視之為荒服寬猛之宜最難自道佐理其間民無不安之者雖藩閫戎幕亦皆知其良可謂不孤任使者矣於乎仕而不孤任使雖終身守一官聖賢不以自少官而或曠所職雖一歲至三遷智巧無以自多古之君子於天之所命於已者則惟聽其在天於已之所受於天者則惟盡其在巳夫官雖天之所命於巳實巳之所受於天者也求之則聽其在天處之則盡

其在己也居易俟命之道也或謂自道之官久而未進故予舉是說以告之且并送自道自道聞之欣然喜曰此自道之志也於是乎書

悠然齋詩序

昔新淦有幽貞雅潔之士曰丁氏與謙者嘗慕陶淵明之高趣卜居新淦山中以適其志而因命其齋曰悠然蓋摘淵明詩中悠然見南山語而為之也東坡摘出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語為其談理之詩而與謙摘以命其齋其有得乎淵明者歟夫理寓於無形之表而苟非胸次悠然者其言不能與之契也淵明胸次

舉無一物足以累之即其外可以知其內有如持鑑照物無絲髮之能隱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一出於衷之情其言有不契乎理哉若微生高於陵仲子所存則不然矣然則淵明爲知道者非耶其悠然見南山固已不待采菊東籬而後能者而其言然又足以見其無所不適也與謙其然乎哉與謙即世久矣其孫淳芳懼無以昭先德因録用在京師求諸大夫君子賦悠然齋之詩而介予友番陽胡氏秉恒請序首簡嗟乎栗里柴桑天下寬閑寂寞之地何莫非其所耶得淵明其人者鮮吟風咏月四方操觚染翰之

流何莫非其人耶而其胸次悠然者寡與議之所慕者淵明其人使其胸次悠然一如淵明其人又豈非知道者惜予不及見也故為之序是詩庶有知與議者為予道也

送行人劉宗禹奉使琉球國詩序

琉球國王之薨國人上請於　朝立其弟尚泰久嗣為國王以王人民　詔遣行人劉儉將命行事榮其行者作詩為贈以余與儉同出江右屬為之序仰惟　皇明奄有天下而凡四方海外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之邦以數計者何啻千萬而其長之建立

莫不待　命於朝而後得焉亦猶草木榮瘁開落無不
待於天之予奪而後能者使天不畀以春則生者何由
而能生不畀以夏則長者何由而能長不繼之以秋冬
則成者又何由而能成然則四時將命於天者也其將
命於　朝者獨非使於四方者乎四時將天之命以育
萬物使其生長成遂有一不備則失其為相天之職君
子奉君之命以詔四方使其丁寧告諭有一不至則失
其為人臣之忠琉球國在海外萬里　聖化所及雖無
不洽然其國王人民視中國終有間誠使所封國王能
以中國聖人所以化天下者化其人民則為不孤　天

子之命所主人民能以中國臣庶所以承朝廷者承其國王則爲不淪夷狄之歸所謂用夏變夷是也儉誠務此而有得焉則能專對不辱　君命夫孰之能禦哉儉字宗儉世家饒之浮梁以明經舉景泰二年進士首擢今職所至得奉使體皭然著聲稱於四方其所以得受今　命者非有所試而簡畀歟抑聞劉氏世有顯仕唐爲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曰昌裔者其始祖也其後浮梁令曰仲昭朝奉郎福州判曰科暨登仕郎曰英皆其世祖則其所以致今日者其無所本也哉其於余前所謂殆至之不難也於是書於贈行詩序端之

西天佛子源流錄序

凡世之得道於佛者泝其源不可以淺而窺沿其流不可以近而既何也源之出必豐滿而具足然後有以達其流流之行必盛大而永久然後有以驗其源泝流而窮源其深莫究自源而徂流其遠莫竟蓋有得於西天佛子之是錄矣佛以慈悲方便為性以利益有情為惠以警導迷誤為忠以無間人我為得而以皈緇中土為大知識祝　聖保民為大功德使世之從事於佛者能性其性而惠其惠忠其忠而得其得用其大知識於當時脩其大功德於永久則足以益源而助流其為得道

於佛夫孰之能禦哉若今累封弘通妙戒普慧善應慈
濟輔國闡教灌頂淨覺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札釋者
庶幾乎其人也大國師其先本波忒國三疊人元有為
都元帥曰阿波赤者大國師曾祖也都元帥生五子長
札釋巴襲職與其諸弟共建僧寺凡百有八札釋巴生
十有八子而為僧者三人一為元國師有高行一住持五
臺山祥符寺一臨洮吉祥寺而有為院判曰藏卜巴者與
其夫人包氏生子四人其季大國師也大國師之先世具
載此錄其源固不可以淺而窺矣至其履歷功行又莫
非出於性其性而惠其惠忠其忠而得其得用其大知

識脩其大功德之所為則繼今以往其流可以近　聖
朝崇奬佛氏之教凡能利濟於國家生民者則必眷其
行而褒之順其好而處之因其勞而賚之表其善而曝
之若我　太宗　宣宗　今上皇帝大恩德之被冒於
大國師者蓋誠寡遇而稀見其幸為何如哉御用
監太監王公瑾於太國師尤所崇信契合間繪述其世
出功行遭遇之隆萃為一帙鋟梓以廣其傳而題曰源
流錄俾徐其来屬序於首簡惟大國師利濟之心無窮
則太監王公好善之心無負而於是錄不永有徵也哉

陸氏兄弟八子字序

故僉都御史阜城陸君矩與其兄規兄弟有子八人規子璵字用貴矩子璐字用齊珂字用鳴瑊字用美珩字用節珈字用佩琛字用章珪字用錫皆秀偉而讀書彬彬乎士君子之器僉都既歿平為監察御史問來按治遼左還 朝之日以余嘗銘其先墓者知其世德又欲得余序說其所以字子姪之意使各務以自勵乃具書幣屬余鄉郡斯文劉求素丘時雍來以為言凡父誠愛其子未有不視之如寶玉者也况璵又嘗之寶玉乎若璐若珂若瑊若珈若珩若琛若珪其名雖異其為世之寶玉則同用貴固璵當慎守者用齊用鳴用美用節用

佩用章用錫其字雖殊其為已當慎字則一夫字所以敬其名也父愛其子而以寳玉名之固愛之大者矣子敬其名而以慎守承之獨非孝之至乎使璵或不用貴璠不用齊珂不用鳴珹不用美珩不用節珈不用佩璟不用章珪不用錫則非但不足之為貴重華美之器用於郊廟朝廷且孤其親之愛而至忝其世矣璵兄弟其咸務戒且勉哉古有一母四乳而生八子孔子因記善人之多今陸氏之兄弟有子亦如伯仲叔季之數使誠立於為善以稱其名安知將来無復託之者哉在人自勉何如

金書華嚴經序

華嚴經者萬善之門萬福之海萬劫之所賴萬德之所宗者也妙用廣大而無邊功德弘深而無際以迹求之愈求而愈難名以心求之愈求而愈切近盖吾之心即佛之心所以為佛而佛之法即心之所以為心悟心則即可以知法悟法則即可以見佛心也法也佛也舉不外乎是經善信之士欲求乎佛之法當以是經為初入之門既入其門則可以得佛之法矣欲求乎佛之心當以是經為將造之室既造其室則可以得佛之心矣得佛之心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家用平康國用和輯三

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五兵偃戢萬福來臻
盖有不期而自至矣因書是經成也重識以爲來徵

消災經序

切惟心者災祥之所從出者也心主乎思思之所存者
善則見性成佛而千祥畢集壽命爲之延長身心爲之
快樂災不必消而祥自生思之所存不善則毀性背背
佛而災害荐臻福祿有所弗加功德有所弗就祥雖欲
集而災自至故行善者乃所以消災也佛說是經所以
垂訓世人大要集福莫如消災消災莫如行善行善如
何惟在愼乎一心之思慮耳是編誠渡海之航陞高之

梯不可一日而忽者歟偶因誕日景誦之餘為之序焉幾使人知所尊敬而佩服者未必非感發興起于是也

藥師琉璃光如来本願功德經序

仰惟我　藥師琉璃光如来神通廣大威德弘深凡百有情悉歸陶化是經凡若干言所以啓發心聾使之咸臻覺悟濟度迷衆于焉悉底康和玉毫舒耀以除昏金口宣通而遣滯開圓明清淨之界闢常樂方便之門歸依者降福而延壽廻向者去險而就安功德無量不可思議其夙嘗讀誦玆特捧持誠心泥金書若干卷于以表著巍巍之功于以祈遂源源之願尚冀身心安樂喜

慶繁多　皇上永保於萬齡民物長隆於四海恩加有
願福報無窮謹序

贈羅君永安還鄉序

泰和羅永安氏邑城東北儒家子也世世有仕宦且近世往往以貲甲鄉族為閭里所稱羨余猶及識其尊翁彥通甫英爽豪邁與其兄長安弟仁安公安皆傑特在人表而永安尤循循溫雅人無少長皆知愛而重之可謂羅氏之賢者矣永樂間以詿誤謫順天府之河西驛永安敬謹先事凡使客與鄉郡士君子之往來經河西者悉知永安之名咸見親禮為之留憩終日而永安亦樂

忘其為譎焉於乎有士如此可不謂之賢達矣乎歲丁
未蒙　聖天子寛恩得釋還鄉来　京師告別故舊于
是各賦詩以贈其行刑部獨孤郎中樂善兵部曾主事
泉謂予宜序以引其端予於永安同里且好故不辭剟
前壬子鄉貢士臨髙縣薄尚文先生及其子丙戌進士
翰林庶吉士仲深以才行文學舉蒲城典史仲固皆永
安祖父行也其官如此永安之歸得優游於太平之世
尚亦篤於訓勵子孫以續前人之光以無忝於舊家顛
不偉歟於是乎書

芳洲文集續編卷之二終